



内 容 简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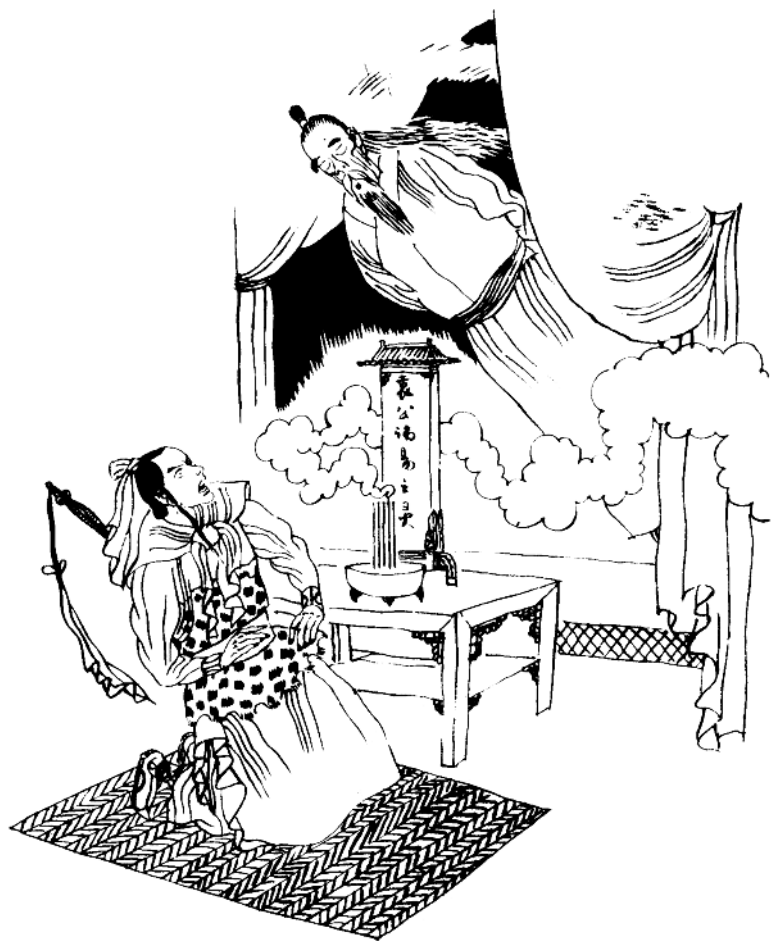
石破天惊！二十一片碎玉牌重现江湖！鄱阳湖五寨杀机四起！突然，白寨少寨主袁一修手持芦苇小箭一鸟进林，众高手立刻如见鬼魅，作鸟兽散……

风流少侠袁一修自此落入江湖冷血魔头鬼箭老人的股掌之中。并在其恶毒的御人之术挟持下连遭杀劫情孽：亲手击毙黑牡丹高青青的三位胞兄，情人反目成仇；对蒙面白衣少女连施轻薄，肌肤相亲，使其痛不欲生……袁一修“作恶多端”，终于为蒙面少女吕菲菲推下万丈深谷……

蒙受冤枉的袁一修大难未死。终于在日照峰找到心上人白衣少女，发现其被长手怪人藏于秘穴，袁一修为向白衣女剖明心曲，乃三上日照峰，忍辱拜师，苦练奇功，同“一佛”“二怪”“双奇”进行了数不清的较量，历经千曲百折，最后揭开菲菲面纱，却是一个长满獠牙的怪女……

就在袁一修取得武林至宝朱雀鼎，帮助吕菲菲恢复如花美貌之际，高青青因妒成恨，刀毁吕菲菲美貌未成，远走苗疆。于是袁一修独走大漠，遇武林一人寂寞长存与红衣少女艳红菱，大败苗疆三虫，救回高青青。

海晏河清，神鼎英雄袁一修拥美而归。



(1) 袁一修瞪眼看着僵尸，半晌一声惊叫：“甘大叔！”（《作茧自缚》）



(2) 只见秃顶老怪抓住袁一修大鹏展翅般凌空跃起，飞蝗般箭羽纷纷射空

《铸成大错》



(3)蒙面少女轻轻地划断两股山藤，冷笑道：“有话你说吧！”

(《红颜索命》)



(4)袁一修忽听一声怪叫,抬头望去,只见圆柱屋内的小窗内,露出了一满脸血色、长满长毛獠牙的怪人来

《《节外生枝》》



(5)袁 修梦见自己同菲菲在蓝天草地上奔跑

目 录

第一章	芦苇神箭	(1)
第二章	作茧自缚	(1 5)
第三章	铸成大错	(3 0)
第四章	隐姓埋名	(4 7)
第五章	只身履险	(6 2)
第六章	以卵击石	(7 8)
第七章	白衣仙子	(9 2)
第八章	强为人师	(108)
第九章	红颜索命	(122)
第十章	脱胎换骨	(138)
第十一章	忍辱负重	(152)
第十二章	秘室探宝	(165)
第十三章	难言隐情	(182)
第十四章	求报情仇	(195)
第十五章	节外生枝	(211)
第十六章	凌空飞舞	(223)
第十七章	长手怪人	(236)

第十八章	骇世真容	(253)
第十九章	鬼箭出山	(266)
第二十章	千呼万唤	(282)
第二一章	鬼箭神棋	(297)
第二二章	骏马神雕	(312)
第二三章	爱至深处	(328)
第二四章	流水无情	(342)
第二五章	误入花丛	(356)
第二六章	裙下臣掳	(371)
第二七章	长空雁鸣	(384)
第二八章	丑俊二童	(395)
第二九章	金鼎神光	(406)
第三十章	土遁奇人	(427)
第三一章	玉片揭秘	(437)
第三二章	神雕喋血	(448)
第三三章	红粉之诱	(460)
第三四章	金蛇神鼎	(475)
第三五章	凌虚仙子	(491)
第三六章	菲菲芳踪	(501)
第三七章	惊采绝艳	(516)
第三八章	百变毒魔	(529)
第三九章	花容失色	(546)

第四十章	金蛇奴仆	(559)
第四一章	陌路情人	(573)
第四二章	武林旧梦	(584)
第四三章	夫耶父耶	(593)
第四四章	玄衣女子	(602)
第四五章	千寻谷底	(611)
第四六章	紫龙秘穴	(620)
第四七章	独角怪鸟	(631)
第四八章	又见菲菲	(646)
第四九章	刀头蘸血	(657)
第五十章	七星归位	(673)
第五一章	独孤歌者	(684)
第五二章	蓝色衣钵	(691)
第五三章	火海余生	(704)
第五四章	缥缈惊鸿	(715)
第五五章	红颜恩主	(729)
第五六章	终成眷属	(740)

第一章 芦苇神箭

月白风清，美景无边。

江西鄱阳湖面，水平如镜，仿佛一块硕大无比的青色大碧玉一般。

偶然之间一阵清风吹过，将湖面吹起了无数的涟漪来，使那一望无际的湖面，就好像是无数的银丝编成的，美丽到了极点，令人心旷神怡！

这时候，已是午夜时分了，湖心中几个小洲附近的渔火早已经熄灭了，天空上只有繁星伴着明月，更显得鄱阳湖四周的景物幽清已极。

突然，在一个光秃秃的湖洲之上，响起了一阵呜呜之声。

那湖洲约摸三四亩大小，洲上的草木像是被人铲去，显得十分平整，那湖的中央，却有个高约数尺的土墩。

吹号角的是一个身材十分瘦削的中年汉子。这个人一身黑衣，面目阴沉，整个湖洲之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他所吹的也不过是只普通的号。

但那“呜呜”之声送得甚远，绵绵不绝，显见这位黑衣中年

汉子，乃是一位内功极佳的武林高手。

号角之声吹了半个时辰，戛然而止，湖面之上，立时起了一种异景。

只听四面八方“轰轰轰轰”此起彼落，共响了五声巨响。

南方冒起一股红烟，西方冒起了一股白烟，东方起了一股蓝烟，北方冒起一股黄烟，距离那个湖洲不远处，则冒起了一股黑烟，直冲霄汉，声势十分了得！

这五股颜色不同的烟，都是又粗又浓的，仿佛在湖面上竖起了五根擎天大柱，看起来壮观已极。

那个黑衣中年人，一见这五股烟柱冒起，脸上现出了一丝奸笑，他身形一晃，跃到土墩之上。

抖手从衣袖之中，掣出了一幅尺许大小，连着长约两尺旗的三角小旗杆，一矮身躯，插在土墩正中。

那幅小旗迎风招展，显得十分诡异。

那个中年人将三角旗插定之后，抬头向四周打量了一眼。

霎时之间，湖面上每一冒烟之处，各出现了四艘快船，但见疾驶如飞，冲波鼓浪，来势如箭。

最先到达的四艘快船，一律是漆着黑色，每只快船上共有二十四名划船手，每一个人一个桨。

船一靠岸，船头上立刻跃下两男一女，簇拥着一位衣着华丽的中年文士，大模大样地走了下来。

那两男一女，全都是一身玄色的劲装，女的外罩玄色的披风，年纪只有二十左右岁，生的柳眉樱唇，面目甚是姣好，但在眉宇之间，却都带着几分肃杀之气。虽是红颜姣女，那气概却

不亚于须眉男儿。

只见那四个人上了岸来，和刚才站在湖上吹号角的那个黑衣中年人打了一个照面，立刻便有一名水手，从船上端过来一张椅子，只听那个少女轻声说道：“葛老前辈，您请这里坐。”

那个华服的中年文士毫不客气，大模大样地坐了下来。

那个吹号角的中年人忽然跨上了两步，向黑衣少女说道：“妹子，咱们今年虽然请到了葛前辈前来，实在是无比荣幸，却不知道红寨、黄寨、蓝寨和白寨这四个寨，请到了些什么人物？”

那个黑衣少女咬了咬嘴唇，说道：“除了白寨寨主袁易上个月病逝了，将白寨的一切事物遗留给袁一修那小子，不知他请了些什么人物之外，其余的那三个寨所请到的人物，大致都已查明。”

她在提及到“袁一修那小子”之时，柳眉微微扬起，面部的表情也显得十分的复杂，似乎还有一抹红晕出现，从她那张娇面之上一闪而逝。

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华服中年文士，傲然一笑，说道：“其余三寨请的何人，高姑娘不妨说来听听。”

原来这位黑衣少女名叫黑牡丹高青青，其余的三个中年男子，俱都是她的兄长。鄱阳湖五寨中的黑寨，名义上虽然是她的三个哥哥掌管，但是高青青聪颖精明，极是能干，黑寨中的一切事务，实际上全都是由她来发号施令办的。

此刻一听华服的中年文士之言，高青青连忙说道：“红寨的方家兄弟第一次出马，竟然请到了隐居河南伏牛山中，已有

多年不曾涉足江湖的老怪物。”

那个华服中年文士突然脸色一变，说道：“莫非是阴阳老鬼？”

高青青听了中年文士的话，点点头说道：“正是。”

华服文士朗声地大笑道：“好，好，这个老怪物静极思动，居然也来到鄱阳湖中。这场浑水，嘿嘿……定然是这个老怪物不安什么好心吧。”语音略顿，接着说道：“快说，还有两寨请的又是何等人物？”

高青青听罢又说道：“黄寨的寨主沈焕章，请的是鄂北屠家庄的庄主屠开，蓝寨的寨主丁万里，却攀上了武当派的交情，请来了武当掌门人凌风道长。”

三个黑衣中年人的脸色齐是一变，失惊说：“妹妹，此事当真？”

高青青偷看了华服文士一眼，说道：“自然当真了，谁还会有心撒谎不成？”

那个华服中年文士突然脸色一沉，说道：“高寨主，你们一听到凌风这牛鼻子之名，便如此地垂头丧气了。哼！未免将我葛某人太不放在眼里了。”

原来这个华服中年文士正是名震黑白两道的阎王笔葛天律，一听到高氏兄弟闻得凌风道长的名字，如此地吃惊，他自然觉得自己失了光彩。

高青青一看，连忙赔笑道：“哪里，哪里！葛前辈请务必不要误会，敝寨还要仰仗……”忽然她用手一指湖面，调转话题，道：“来了。”

但听得湖面之上桨声、水声一片，一十六艘快船疾驶而来。

当先跳上岸来的，是一个红脸大汉，只见他的左右两侧各跨着腰刀一把，一长一短，刀影呈血红，此人正是刚才提及过的红寨寨主龙虎刀方通。

在方通身后站着一位身材瘦小，形貌古怪，满脸皱纹，但双手奇长，洁白如玉的褐衣老者。

老者身旁，跟着两个垂髫小童，一个手中捧着一只口径尺许的精钢钵，只一个手中捧着一根长约三尺，粗于儿臂的铁杵。

这副模样和排场，武林中稍有见识之人，一望便知，正是横行天下，威名大盛，令人闻名色变的阴阳叟。

阴阳叟眼睛向上一翻，朝阎王笔葛天律淡淡一扫，鼻子里传来一声重重冷笑，清晰地传进每一个人的耳中。

阎王笔葛天律微微一怔，目中射出诡异之色，显得有些怪异，他城府极深，丝毫不露形迹，轻轻一掀嘴角，淡淡地笑了起来。

可是，他脑海中却极快地思忖道：“阴阳老儿善恶不分，行事怪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待会儿动手，我可得多多留意……”

另一个意念又极快地闪现出来，忖道：“他来这里显然和我的目的不谋而合，夺宝是真，助人是假，我若想得到二十一片玉片，势必要想办法将他击败……”

忖念未逝，阴阳叟又有意无意地向他瞥了一眼，双方都好

像骤然领悟了一件什么事情，各自心中都有了计较。

红寨的寨主龙虎刀方通刚刚领着阴阳叟走上了湖洲，接着就是黄寨的寨主沈焕章陪着一位白髯飘胸，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的秃顶老者走上岸来。

那个秃顶的老者，双目炯炯有神，神光暴射，一望而知，内功的造诣已臻极高的境界，正是两湖的武林盟主，飞天金龙屠开，正是名声如其人。

紧接着是蓝寨的寨主丁万里，又陪着一位神清气爽，仙风道骨的高龄老道，缓步地走上岸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今武林一派的宗主，武当派掌门人凌风道长，他人显得很飘逸。

五寨的寨主以及所邀请的人。正点时分已经到齐了四个寨主，只剩下了白寨的少寨主袁一修，尚未露面。众人都是不明他未到之因，而黑寨的黑牡丹高青青则柳眉微皱，不时向湖岸打量。

看她神色甚是焦急，不知是有何怨恨之意，还是关切之情？

黄寨的寨主沈焕章双手捧着一只玉盒，小心翼翼地放在湖洲中心的一座土墩上，退后了几步站定。

他朗声说道：“各位听清，现在本寨已交出玉盒，便请立刻开始，仍按照当年规定，各凭武功，急取下年保管之权。”

话声未落，红寨的寨主龙虎刀方通，蓝寨寨主铁掌丁万里，黑寨寨主高氏兄弟，顿时紧张了起来。

黑牡丹高青青此时看到了这种情景，忽然叫道：“且慢。”

黄寨的寨主沈焕章目光一转，说道：“为什么？”

黑牡丹高青青缓缓地说道：“好象还有个人没到。”

沈焕章鼻孔一哼，说道：“可是袁一修那小子？”

黑牡丹高青青看了他一眼，说道：“不错，那个小子也算鄱阳湖五寨的一份，理应该等他一等。”

黄寨寨主沈焕章哈哈一笑，说道：“那是白等。”

黑寨的黑牡丹高青青顿时一愕，说道：“此话怎讲？”

黄寨的寨主沈焕章冷笑一声，说道：“今天这种场合，莫说袁一修那小子，纵然他老子袁易还在人间，凭他三十六路‘镇湖枪法’，也不过是儿戏玩意。”话到此时，目光一转，转向飞天金龙屠开，露出一脸谄笑，说道：“屠老爷子，您老说在下刚刚说的可是实际情况，是吧？”

飞天金龙手拂银髯，仰天打起了一声哈哈说道：“对，对，对。”目光一扫武当派的凌风道长，阴阳叟和阎王笔葛天律，突然住口不说了。

显然，他虽然身为武林盟主，此番应沈焕章之邀来到鄱阳湖，满以为凭自己的一身好功力，足可以傲视群雄，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二十一片玉片。

哪知道一到湖岸，便发现了两个劲敌，武当凌风道长和多年不问世事、突然重现江湖的阴阳叟。

来到湖洲之中，偏偏不期又碰上了阎王笔葛天律。

飞天金龙屠开老谋于江湖，自然深知三人之能，此刻对于沈焕章请来助拳之事，虽然不全然绝望，但是也无必胜的把握，他站在那里想着什么。

是以他仰天打了一声哈哈，说到第三个“对”字，便倏然住